七怪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七怪
作者：黃宗羲　明末清初

本作品收錄於《黃梨洲文集/09》

另見：七怪 (節選)

王孫滿云：「魑魅罔兩，莫能逢之」，言川澤山林也。嵇叔夜羞與魑魅爭光，言昏夜也。今通都大邑，青天白日，怪物公行，而人不以為怪，是為大怪。余欲數之而不勝其多，漫條七端，亦以《枚乘》七體，數限於是也。

近年以來，士之志節者，多逃之釋氏，蓋強者銷其耿耿，弱者泥水自蔽而已，有如李燮避仇，變姓名，為傭保，非慕傭保之業也。亡何而棒篦以為儀仗，魚螺以為鼓吹，寺院以為衙門，語錄以為簿書。撾鼓上堂，拈香祝聖，不欲為異姓之臣者，且甘心為異姓之子矣，忘其逃禪之始願也，是避仇之人，而誇鼓刀屠狶之技也。盍觀之古人乎？徐敬業、駱賓王為僧以後，音塵不接，龐勳復出而為常通，黃巢再現而為雪竇。亡國之大夫，更欲求名於出世，則盜賊之歸而已矣。

昔之學者，學道者也；今之學者，學罵者也。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，志經世者則罵為功利，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，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，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，讀艾千子定待之尾，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。濂溪之主靜，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；洛下之持敬，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。遜志罵其學誤主，東林罵其黨亡國，相訟不決，以後息者為勝，東坡所謂牆外悍婦，聲飛灰火如豬嘶狗嗥者也。

應酬之下，本無所謂文章，而黠者妄談家數，曰「吾本王、李風雅之正宗也」，曰「吾師歐、曾古文之正路也」，究其伎倆，不過以剿襲之字句，飾時文之音節耳。王、李云不讀唐以後書，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？歐、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經者，若人亦知經

之興，歐、曾其相似在何等乎？故其持論雖異，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，有如假潘水為鼎實，別器而薦之，曰此殽烝也，曰此折俎也，吟唱雖異，其為潘水則同也。文章豈可假人？我不怪其文，而怪其以一十分二五也。

神仙之有無不可知，即有之，亦山林隱逸之徒，於朝市無與也，故其涕唾塵世之事，猶塵世之不得不隔絕山林矣。彼挾術而干涉朝市者，文成五利之流，皆妖人耳。今之所謂神仙者，好言人間禍福，作為隱語，皆持兩可。應之而福也，則人以言福者為其驗；應之而禍也，則人以言禍者為其驗。由是傾動朝野，押闔干沒。子產曰：「灶焉知天道？」是亦多言矣，豈不或信，彼欺今世之無子產也。

有所謂神童者，寫字作詩，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，曾無震懾，逢人即誇某官以我為門人，某官以我為義子，僕從數人，為之磨墨伸紙，套數閑熟，累月而致千金。原其教法，唯令學書大字詩，以通套零句排韻而授之，東移西換，不出此數十句而已。問以《四書》，則茫然不識為何物也。古之童子科，限年而讀《五經》，至有夭閼其天年者，君子猶然咎其父兄，今以教胡孫禽蟲之法教其童子，使之作偽，將奚事而不偽？

葬地之說，君子所不道，就其說而論之，今凡三變，每變而愈下。周官之法亡，言形法者，已為變矣。再變而為方位。形法，理之顯者也；方位，理之晦者也。三變而為三元白法。方位，一定不易者也。三元白法，隨時改換者也。其法即曆書所載一白、二黑、三碧、四綠、五黃、六白、七赤、八白、九紫。六十年為一元，三元凡一百八十年，上元起一白，中元起四綠，下元起七赤。逆布以求直年，直年移入中宮，順飛八方，此即太一家釣宮直事也，然太一百二十年為一元，三元計三百六十年。今三元兩周，太一之三元方一周，其吉凶何所適從乎？太一言天星，今以言地理，天星周流不息，地理融結有常，不可同也。且年白改換，則吉凶亦改換，充彼之說以求吉地，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。是故方位者，地理中之邪說也，三元白法者，又邪說中之邪說矣！

醫之難者，以其辨經絡也。故傷寒之書，疏十二經絡，以脈辨之，又以見症辨之，而後投藥不敢不慎也。鄞人趙養葵著《醫貫》，謂江南傷寒之直中三陰者，間或有之，間如五百年其間之間，言絕無也，其說已謬甚，然傳遍各經，亦不敢自執其說也。今之學醫者，喜其說之可以便己，更從而附會之，以為天下之病，止有陽明一經而已，公然號於人人，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。夫不言己之不識十二經絡，而言十一經之無病，猶之天下有九州，不言己之足跡未曾歷九州，而言天下無九州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